

《豫让桥》

主要角色

豫让：老生

情节

晋国赵无卹（襄子）为智瑶（智伯）所困，乃用张孟谈计，暗联智氏之韩虎、魏驹，共灭智瑶，且漆其首为溺器。有豫让者，因受智瑶敬重，行刺赵无卹，被执义放，复漆身吞炭，藏于“国土桥”下，仍图行刺。再为赵无卹擒。豫让乃求赵无卹脱衣，用剑砍之，以报智瑶，然后自刎死。赵无卹嘉其忠，遂改桥为“豫让桥”。

根据《京剧汇编》第四十七集：雷喜福藏本整理

【第一场】

（四白龙套、四下手、贾长胜、许正兴、张孟谈、赵无卹同上。）

赵无卹（点绛唇） 身为将帅，帷幄运筹，仗计谋，行军布阵，巧机难参透。

贾长胜、

许正兴、

张孟谈（同白） 参见元帅！

赵无卹（白） 站立两厢。

贾长胜、

许正兴、

张孟谈（同白） 啊！

赵无卹（念） 英雄赤胆血气刚，智谋深远腹中藏。男儿沙场决战斗，除敌灭寇妙策长。

（白） 赵无卹。晋国为卿。文司丞相之职，辅佐朝政；武掌元帅之权，统领三军。只因晋室衰微，智瑶谋为不轨，要夺我主基业。某家岂能旁观袖手？日前与那智瑶决一死战，是某家失了一计，被那智贼困在晋阳城中。智贼与那韩虎、魏驹合兵一处，某家岂是他三人敌手！是某心生一计，意欲遗一心腹之人，暗合韩、魏，夺去智贼左辅右弼之势，倘若大功告成，某家之幸也。

张先生！

张孟谈（白） 元帅！

赵无卹（白） 本帅今有一计，命你去到韩、魏二家暗通消息，先生可有此胆量？

张孟谈（白） 卑职愿往。

赵无卹（白） 待本帅修书。

（【牌子】。赵无卹修书。）

赵无卹（白） 先生附耳来！

（张孟谈附耳。赵无卹递书。）

张孟谈（白） 遵命。

（张孟谈下。）

赵无卹（白） 众将官！

四白龙套、

四下手、

贾长胜、

许正兴（同白） 有。

赵无卹（白） 小心防守。掩门！

（众人同下。）

【第二场】

（四红龙套、四上手、豫让同上。）

豫让 (引子) 刁斗森寒，立营门，画角霜天。
 (念) 丈夫肝胆贵轮囷，梦寐难忘国土恩。留得姓名青史上，永垂义气振乾坤。
 (白) 某、豫让。乃晋国人氏。当年随同范氏中行，兵败柏人，某家为智宣子擒拿，欲要斩首，那时，我主公智伯在他父亲跟前苦苦哀求，不但饶恕性命，还解衣推食赠产通财。宣子已故，主公接位，所有一切国事归我调遣，虽是君臣，犹如手足一般。我豫让实为感念。主公与赵氏不合，约同韩、魏两家起兵共伐赵无卹。一战之后，那赵氏逃回晋阳。我军围困一年，不能成功。是我心生一计，掘开汾水灌入城中，已有几日，看那晋阳城指日可下。看今晚夜色已深。
 小校们！

四上手 (同白) 有。
 豫让 (白) 随某悄悄巡营去者！
 四上手 (同白) 啊！
 豫让 (唱) 想当年佐中行艰难一战，
 我被那智宣子绑到军前。
 我主公爱英雄独加青眼，
 阶下囚座上宾顷刻之间。
 到如今他待我胜似亲眷，
 倒叫我朝朝暮暮、暮暮朝朝、无时无刻、不挂在心间。
 耳听得梆铃儿三更三点，
 带兵丁去巡营亲自查盘。

(张孟谈上，以袖遮头，过场，下。)

豫让 (白) 且住！看此人好似赵营内谋士张孟谈，如何深夜扮做我军模样直奔韩营而去？此事有诈。

(豫让想。)

豫让 (白) 哦呵是了！想是这几日主公眼看大功将成，对那韩、魏两家有些傲慢，他们生了歹意，与那赵无卹又有什么勾串不成？倒要小心一二。看看天色将明，我不免去到中军帐，报与主公知道便了！
 (唱) 兵丁带路回营转，
 见了主公说根源。

(众人同下。)

【第三场】

(四下手引韩虎同上。)

韩虎 (念) 同床常异梦，见利便分家。
 (白) 俺、韩虎。晋国为臣。只因智伯与那赵无卹交战，逼我韩、魏二家起兵，一同攻打晋阳。晋阳城池十分坚固，看看一载有馀，并未攻破。这几天智伯又出主意，决水灌城，只要水没城头，岂有不破之理？但是城池一破，赵氏一完，智伯为人贪而无厌，久有灭我三家之意，谋晋室之心，少不得就要吞并到我们韩、魏两家。叫我走也不敢走，留又无可留，心中好不焦躁。且待明日见了那魏仁兄再作计较。

张孟谈 (内) 嗯喝！
 (张孟谈上。)

张孟谈 (念) 奉了主公命，改扮到韩营。
 (白) 来此已是，有人么？

下手甲 (白) 什么人？

张孟谈 (白) 烦劳通禀：智元帅差人求见韩将军。
 下手甲 (白) 候着！
 (下手甲进帐。)

下手甲 (白) 智伯差人求见。
 韩虎 (白) 又不知出了什么事啦，叫他进来！
 下手甲 (白) 是。
 有请！

张孟谈 (白) 与韩将军叩头！
 韩虎 (白) 你可是奉智元帅所差？
 张孟谈 (白) 正是智元帅所差。有机密大事相告，请将军屏退左右。
 韩虎 (白) 回避了！
 四下手 (同白) 啊。
 (四下手同下。)
 韩虎 (白) 起来讲话。
 张孟谈 (白) 谢将军！
 (张孟谈起立。)
 张孟谈 (白) 将军可认得小臣？
 韩虎 (白) 你是何人？你、你、你、你莫非是张孟谈？
 张孟谈 (白) 正是。
 韩虎 (白) 你好大的胆！此处不是讲话之所，你、你、你随我来！
 (韩虎拉张孟谈同绕场进内，分宾主坐。)
 韩虎 (白) 你到此何事？
 张孟谈 (白) 我主因赵氏已在旦夕，只怕韩、魏二家也难以保全，特遣小臣改扮智伯的兵丁求见将军，将军如肯容我一言，我便开口；不然，我就碰死在将军面前！
 (张孟谈欲碰。)
 韩虎 (白) 有话请说，何必如此！
 张孟谈 (白) 韩、魏两家合兵攻赵，不过为战胜之后，可以三分赵氏之地。但是智伯之强，并非韩、魏所能敌挡。如赵氏灭了智伯，地势广大，兵马更多，只怕那时韩、魏就是分些土地，也断难保守。况且智伯未必照约行事，望将军三思！
 韩虎 (白) 依你又有何高见哪？
 张孟谈 (白) 依臣愚见，莫若将堤水决开，反攻智伯，那智伯毫无准备，必然大败。那时智氏之地多于赵氏数倍，三家连合，世为唇齿，岂不美哉！
 韩虎 (白) 所说也很有理。待我与魏将军商议，再作回复。
 张孟谈 (白) 只恐迟则生变。
 韩虎 (白) 就此差人前往。
 (韩虎向内。)
 韩虎 (白) 段先生哪里？
 (段规上。)
 段规 (白) 参见主公！
 韩虎 (白) 见过张先生！
 段规 (白) 张先生，久仰了！
 (笑) 哈哈……
 张孟谈 (笑) 哈哈……
 韩虎 (白) 请坐！
 段规 (白) 告坐。主公唤我前来，有何军情谈论？
 韩虎 (白) 适才张先生言讲，将堤水决开，反攻智伯。先生意下如何？
 段规 (白) 主公与张先生之言甚是有理。那魏将军日前与为臣谈到智伯待我三家，怀恨甚深，我情愿前去商议，谅那魏将军不能不允。还候主公示下！
 韩虎 (白) 如此就请先生一行！
 段规 (白) 遵命！
 (段规下。)
 韩虎 (白) 我看段规此去，可望成功。你我候他回信，再作道理。先生请！
 张孟谈 (白) 将军请！
 (韩虎、张孟谈同下。)

【第四场】

(段规上。)

段规 (念) 奉了主公命，来见魏将军。
 (白) 来此已是。

门上哪位在？

(中军上。)

中军 (白) 何事？
段规 (白) 在下奉了韩将军之命，特来求见。
中军 (白) 有请将军！

(四龙套引韩驹同上。)

韩驹 (白) 何事？
中军 (白) 韩将军差来段规求见。
魏驹 (白) 有请！
中军 (白) 有请！
段规 (白) 参见将军！
魏驹 (白) 段先生请坐！
段规 (白) 谢坐！
魏驹 (白) 先生此来必有所为？
段规 (白) 我家主公恐晋阳破后，怕那智伯不能相容，韩、魏两策是一般的祸福，故此差小臣面见将军，共作准备。

魏驹 (白) 那智伯傲慢非常，我早恨之入骨。只是他声势浩大，所怕画虎不成反类乎犬。
段规 (白) 现在有人到得韩营说有一计，请将军附耳过来——

(段规耳语。)

段规 (白) 不知将军意下如何？
魏驹 (白) 此事非同小可，烦你复上韩将军，暂照如此定计，明日去到智营看明情形，再议动手。
段规 (白) 告辞！
魏驹 (白) 恕不远送！
(四龙套、中军、魏驹下。段规另下。)

【第五场】

(智国上，起霸。)

智国 (念) 阵似三才天地人，
(智开上，起霸)
智开 (念) 旗掩三光日月星。

(公孙胡上，起霸。)

公孙胡 (念) 咚咚战鼓风雷震，
(游许上，起霸。)
游许 (念) 指日大破晋阳城。

智国、
智开、
公孙胡、
游许 (同白) 俺、(智国) (智开) (公孙胡) (游许)。
智国 (白) 众位将军请了！

智开、
公孙胡、
游许 (同白) 请了！
智国 (白) 元帅升帐，你我两厢伺候！

智开、
公孙胡、
游许 (同白) 请！

(四绿龙套、四大铠引智伯同上。)

智伯 (引子) 杀气横空，论英雄，威震河东。
智国、
智开、
公孙胡、

游许 (同白) 参见元帅!

智伯 (白) 站立两厢。

智国、
智开、
公孙胡、

游许 (同白) 谢元帅!

智伯 (念) 城濮鄢陵两战场，巍巍三晋世称强。河山表里今如旧，谁继文公霸业昌!

(白) 智瑶。晋国为卿。只因晋室衰微，是某家要继他的基业，故此约同韩、魏两家先行起兵，共灭赵氏。现在水困晋阳，看看成功之日不远。今日豫让进帐言道：有形迹可疑之人出入韩营，恐韩、魏两家别怀二意。某想灭了赵氏，他二家有地可分，如何会起变故？只是豫让为人十分仔细，某家也不便置之不理。

智国!

智国 (白) 有。

智伯 (白) 命你去约韩、魏二位将军进帐议事!

智国 (白) 得令!

(智国下。)

智伯 (白) 众将官!

智开、
公孙胡、

游许 (同白) 元帅!

智伯 (白) 今日晋阳城外水势如何?

智开、
公孙胡、

游许 (同白) 更见增长。

智伯 (白) 哈哈……再过几日，晋阳唾手可得也!

(唱) 汾水东流百浪奔，
波涛汹涌似雷霆。
某家奇计开渠引，
指日灌破晋阳城。

(智国上。)

智国 (白) 韩、魏二位将军到。

智伯 (白) 有请!

智国 (白) 有请!

(四龙套、四下手、韩虎、魏驹同上。)

韩虎、
魏驹 (同白) 参见元帅!

智伯 (白) 二位将军少礼。请坐!

韩虎、
魏驹 (同白) 告坐。

(韩虎、魏驹同坐。)

韩虎、
魏驹 (同白) 不知元帅见召，有何军情议论?

智伯 (白) 是某看晋阳指日可下，特约二位出营，同看水势如何!

韩虎、
魏驹 (同白) 某等情愿一同前往。

智伯 (白) 带马伺候!

四龙套 (同白) 啊!

(智伯、韩虎、魏驹同上马，同走圆场，同登高。)

智伯 (笑) 啊哈哈……

韩虎、
魏驹 (同白) 元帅为何这等发笑?

智伯 (白) 二位将军！你看晋阳城所馀不及三版，我拿那赵无卹有如瓮中捉鳖一般。我想赵氏之强，此次被本帅略施小计，擒他易如反掌，其馀何足道哉!

(笑) 啊哈哈……
 (韩虎、魏驹同背身以目示意。)
 韩虎、
 魏驹 (同白) 元帅神算，我等钦佩。
 智伯 (笑) 啊哈哈……
 (白) 众将官！
 四绿龙套 (同白) 有。
 智伯 (白) 回营！
 四绿龙套 (同白) 啊！
 (韩虎、魏驹、智伯同下高台，同走圆场，同进帐，同入坐。)
 智伯 (白) 某家素来直性，有话便要讲明。闻听人言，二位将军有背叛之意，不知可是有的？
 (韩虎、魏驹同失色躬身。)
 韩虎、
 魏驹 (同白) 这全是赵氏利用金帛放出谣言，离间我等，好解他的围困。元帅万万不要多心！
 智伯 (白) 我想也是如此。就请二位将军回营理事去吧！
 韩虎、
 魏驹 (同白) 是。
 (四下手、四龙套、韩虎、魏驹同出帐。豫让上，相遇，互相打量。韩虎、魏驹、四下手、四龙套同下。豫让进帐，参见。)
 豫让 (白) 参见主公！
 智伯 (白) 请坐！
 豫让 (白) 谢坐！
 智伯 (白) 进帐何事？
 豫让 (白) 方才韩、魏二家到来，主公必将未将之语对他二人言讲，可是么？
 智伯 (白) 你怎么知道呢？
 豫让 (白) 我看他二人出得帐去行步仓皇，马蹄散乱，定是心怀异志，被主公猜破，所以惊慌。如今晋阳城看看得破，主公莫要高傲，必要提防一二。
 智伯 (白) 我想他二人俱是胆小无能之辈，焉能作出什么大事？你何必多心呢！
 豫让 (白) 元帅，还是仔细为妙！
 智伯 (白) 不必多疑，出帐去吧！
 (四绿龙套、四大铠、智国、智开、公孙胡、游许、智伯同下。豫让出门。)
 豫让 (白) 且住！我看他二人颜色仓皇，定是心怀异志。主公不听我言，看看要中他二人诡计。俺不免传下将令，人不卸甲，马不离鞍，饱餐战饭，速备船只，无事便罢；倘有不测，也好替主公抵挡一阵，我就是这个主意。正是：
 (念) 忠言常逆耳，成功总在心。
 (豫让下。)

【第六场】

(四龙套、四下手各持长枪引韩虎、魏驹自两边分上。)
 韩虎 (白) 请了！
 魏驹 (白) 请了！
 韩虎 (白) 今日听智伯之言，我等与赵氏定约之事，业已被他知道。虽是一时瞒过，若不及早动手，恐有性命之忧。不如趁此夜静更深，暗暗将堤决破，共擒智伯，免生他变。仁兄意下如何？
 魏驹 (白) 照计而行。
 韩虎、
 魏驹 (同白) 军士们，随我等悄悄而行。
 四龙套、
 四下手 (同白) 啊！
 (四龙套、四下手、韩虎、魏驹同走圆场，同用枪决堤，同吹哨。)
 四龙套、

四下手 (同白) 水来了!
 韩虎、
 魏驹 (同白) 我等就此杀向中军，共擒智伯去者!
 四龙套、
 四下手 (同白) 啊!
 (众人同下。)

【第七场】

(四绿龙套、四大铠、智国、智开、公孙胡、游许引智伯同上。)
 智伯 (念) 夜静更深，眼跳心惊。
 探子 (内白) 报!
 (探子上。)
 探子 (白) 启元帅：大事不好了!
 智伯 (白) 何事惊慌?
 探子 (白) 韩、魏两家勾串敌军暗地决堤放水，杀向我营来了。
 智伯 (白) 再探!
 探子 (白) 啊!
 (探子下。)
 智伯 (白) 果然韩、魏两家背叛。悔不听豫让之言，这黑夜之间，叫我如何抵挡？这……
 (智伯想。四上手、四龙套引豫让同上。)
 豫让 (白) 水已灌入前营，贼兵来得凶猛，二位智将军快快保护主公上马躲避，待我抵挡一阵。
 (四龙绿套、四大铠同下。智开、智国扶智伯上马，同下。)
 豫让 (白) 众三军，登舟迎敌者!
 四上手、
 四龙套、
 公孙胡、
 游许 (同白) 啊!
 (豫让、四上手、四龙套、公孙胡、游许同登舟。四龙套、四下手引韩虎、魏驹同上。)
 豫让 (白) 胆大韩虎、魏驹！竟敢背叛，决堤放水？休走，看枪！
 (众人同开打，双收下。)

【第八场】

(四红龙套、四上手、公孙胡、游许引豫让同上。)
 豫让 (白) 众将官，弃舟登岸！
 众四红龙套、
 四上手、
 公孙胡、
 游许 (同白) 啊!
 (豫让、公孙胡、游许同登岸。韩虎、魏驹引四龙套、四下手同追上，同交战。韩虎、魏驹同退下，豫让耍花枪下场下。)

【第九场】

赵无卹 (内西皮导板) 终年里守孤城心中焦躁，
 (四龙套、四上手、四校尉、贾长胜、许正兴、张孟谈、赵无卹同上。)
 赵无卹 (西皮原板) 日抚军夜抚民好不勤劳。
 多亏了那尹铎人心收好，
 董安于修城垣填满仓廩。
 在霍山有山神向我示兆，
 说三月丙戌日要灭智瑶。

却为何尚不会放起号炮？
但愿得解重围早出笼牢。

(白) 赵无卹。自与智伯交兵，逃至晋阳的时节，行过霍山地方，那山神有朱画示我，说是应在今日灭那智氏。张孟谈与韩、魏二家订约回来，也说今天决堤放水，共同起兵。为何天到这般时候，不见动静？
先生，只怕是无望了！

张孟谈 (白) 且听探马一报。

探子 (内白) 报！
(探子上。)

探子 (白) 启元帅：城外水势猛退，智氏营内喊杀连天，火光大起。

赵无卹 (白) 再探！

探子 (白) 啊！
(探子下。)

赵无卹 (白) 张先生，适才探马所报，想是韩、魏二家已与智氏交战，只恐智瑶那贼由山后小道逃往秦国，岂不为祸无穷。我不免带领兵将绕往山后前去截杀，倘将智瑶拿住，也可解我心头之恨也！

张孟谈 (白) 主公之见甚是。

赵无卹 (白) 就请张先生看守城池。
众将官，开城前往！

贾长胜、
许正兴、
张孟谈 (同白) 啊！
(四龙套、四上手、四校尉、贾长胜、许正兴、赵无卹同上马，司命旗随上，同转场出城，张孟谈送，众人自两边分下。)

【第十场】

(智国、智开引智伯同上。)

智伯 (西皮摇板) 耳听战鼓如雷震，
不由心中胆战惊。
纵马加鞭朝前进，
不知哪路奔西秦？

(白) 且住！我等逃至此地，无处存身，不知哪条道路可奔西秦？且到那里，再作借兵复仇之计。

智国、
智开 (同白) 如奔西秦，必须由山后而行。看山后来了一支人马，不像豫让，元帅躲在一旁，待我二人擒拿。

(贾长胜、许正兴同上。智国持鞭、贾长胜持刀对战，智开持枪、许正兴持枪对战、许正兴战死智开，贾长胜、许正兴战死智国、拿获智伯，押见赵无卹。四龙套、四校尉引赵无卹同上，赵无卹坐。)

贾长胜、
许正兴 (同白) 启元帅：智瑶拿获！

赵无卹 (白) 带上来！
哇！胆大智瑶，你既被擒，为何不跪？

智伯 (白) 成败之事，数由天定。我既被擒，只有一死，岂肯跪你！

赵无卹 (白) 哇！胆大智瑶，我赵氏与你无冤，晋阳百姓与你无仇，只因你谋篡晋国，先来下此毒手，我不杀你，何以警戒天下贪婪的匹夫？
左右，与我推出斩了！

二校尉 (同白) 啊！
(二校尉推智伯同下，斩毕，同上，同献头。)

赵无卹 (白) 将这首级悬挂大旗之上。

二校尉 (同白) 啊！

赵无卹 (白) 众将官！
贾长胜、

许正兴、
四校尉 (同白) 有。
赵无卹 (白) 转回大营!
贾长胜、
许正兴、
四校尉 (同白) 啊!
(众人同下。)

【第十一场】

(四龙套、公孙胡、游许、豫让同上。)
豫让 (白) 且住! 是我与韩、魏二家, 战了一日一夜, 只杀得我血满战袍。现在兵丁疲乏, 主公不知逃往何处?
探子 (内白) 报!
(探子上。)
探子 (白) 元帅在山后被赵无卹所擒, 斩了首级, 悬挂大旗之上。
豫让 (白) 再探!
探子 (白) 啊!
(探子下。)
豫让 (白) 不好了!
(唱) 闻得主公身遇害,
不由豫让痛伤怀。
指望逃出重围外,
谁知半路将星埋。
(白) 哎呀且住! 指望在此苦战一场, 容我主公逃出重围, 不想半路途中, 遭此变故。我此时独木难成, 不免遣散军士, 逃回家中, 再想妙计替我主报仇便了。
众将官!

公孙胡、
游许、
四龙套 (同白) 有。
豫让 (白) 方才探马报道, 主公已故。尔等各自散去, 我豫让要告辞了!
(豫让掩泪下拜, 公孙胡、游许、四龙套同哭答礼。)
豫让 (唱) 一言出口心难忍,
铁石人闻也泪淋。
但愿主公有灵应,
复仇有日再统军。

(豫让牵马欲行。)
公孙胡、
游许、
四龙套 (同白) 豫将军!
豫让 (白) 众位弟兄!
公孙胡、
游许、
四龙套 (同白) 豫将军!
豫让 (白) 弟兄们, 弟兄们!
(豫让依依不舍。)
豫让 (白) 走!
(豫让下。)
公孙胡、
游许 (同白) 豫将军已去, 我等各自散去了吧!
(众人同下。)

【第十二场】

(张孟谈上。)

张孟谈 (念) 主公讨贼人，不见转回城。

报子 (内白) 报!

(报子上。)

报子 (白) 主公回营!

张孟谈 (白) 有请!

报子 (白) 有请!

(报子下。四白龙套、四上手、四校尉、贾长胜、许正兴、赵无卹同上。)

张孟谈 (白) 主公可曾将贼拿获?

赵无卹 (白) 是我从小路将他拿获，斩首示众。正欲回城，小卒报道：豫让逃走，遗散兵丁。今果应山神之言，亏先生的谋略。韩、魏两家可曾到来?

张孟谈 (白) 且听探马一报。

报子 (内白) 报!

(报子上。)

报子 (白) 韩、魏二位将军到。

赵无卹 (白) 有请!

报子 (白) 有请!

(报子下。韩虎、魏驹同上。)

赵无卹 (白) 二位仁兄请坐!

韩虎、
魏驹 (同白) 谢坐!

赵无卹 (白) 二位仁兄如此协力，我这里当面谢过!

韩虎、
魏驹 (同白) 请问元帅，那智伯可曾拿获?

赵无卹 (白) 二位仁兄问那智瑶?
来!

四校尉 (同白) 有。

赵无卹 (白) 将人头献上!

(校尉甲取人头献，赵无卹搭袍袖得意。)

韩虎、
魏驹 (同白) 足见仁兄英勇。何不将他号令辕门?

赵无卹 (白) 我想那智瑶作恶多端，岂肯如此便宜了他?
小校的!

校尉甲 (白) 有。

赵无卹 (白) 将这人头漆为溺器，解我心头之恨。

校尉甲 (白) 得令!

(校尉甲下。)

赵无卹 (白) 先生!

张孟谈 (白) 在。

赵无卹 (白) 那智氏家族必须剪草除根，不分老幼，一律问斩。所有田地分在韩、赵、魏三家名下，不得有误!

张孟谈 (白) 遵命。

(张孟谈下。)

赵无卹 (白) 后帐摆宴，与二位将军贺功，请!

韩虎、
魏驹 (同白) 请!

(众人同下。)

【第十三场】

(姜氏上。)

姜氏 (引子) 杨柳已过春日暮，河汾何日战云开。

(白) 奴家、姜氏。配夫豫让，身为智伯家臣。只因智伯与赵氏交兵，我夫前去随营，

为时一载有馀，毫无音信。这几日梦魂颠倒，不知所为何事？但愿我夫早日得胜回来，才免得我心中悬挂也！

(二黄慢三眼板) 姜氏女坐草堂心中暗想，
我儿夫为从军去到晋阳。
到如今经过了一年以上，
抛下我在家中苦度时光。
经春日又秋风砧声送响，
但不知那征衣可到身旁？
乡邻中也有人时常来往，
寄封书带口信说不周详。
这几日梦魂中有些异样，
恨不得将身儿飞到沙场。
但愿得早班师凯歌齐唱，
那时节神灵前满斗焚香。

(高余上。)

高余 (念) 一心为朋友，两脚走慌忙。
(白) 来此已是豫家门首，待我叫门。

(高余叩门。)

姜氏 (白) 外面何人叩门，待我看来。

(姜氏开门。)

姜氏 (白) 原来是高伯伯，请里面坐！

(高余、姜氏同入门。)

姜氏 (白) 请坐！

高余 (白) 告坐。

姜氏 (白) 高伯伯，今日到此，可知道前方的军情啊？

高余 (白) 正为此事而来。今早听说，晋阳兵马大败，智伯被赵氏擒去斩首了！

(姜氏惊。)

姜氏 (白) 我丈夫呢？

高余 (白) 那豫贤弟，听说是不知下落。

姜氏 (白) 哎呀！

(姜氏晕倒。)

高余 (白) 弟妹醒来！

姜氏 (二黄导板) 听他言不由我三魂渺渺，

(二黄散板) 我心中好一似刺把钢刀。

奴的夫只怕是凶多吉少，

再向那高伯伯细问根苗。

高余 (白) 这就好了。

姜氏 (白) 此信可是真的？

高余 (白) 是真的。

姜氏 (白) 我夫为人性情刚烈，又与那智伯是生死之交，只怕凶多吉少！

高余 (白) 也须探听明白，再做道理。

姜氏 (白) 如此就烦高伯伯替我详细打听，如有消息，赶快给我一信，免我盼望。

高余 (白) 当得效劳。

豫让 (内白) 走哇！

(豫让上。)

豫让 (唱) 莺歌燕舞早春天，

绿柳红桃趁晚烟。

只因伤心人怕见，

无情花鸟总凄然。

(白) 来此已是我家门首，待我叫门。

开门来！

姜氏 (白) 高伯伯请坐，外面有人叩门，待我看来。

高余 (白) 请便！

姜氏 (白) 外面何人叩门?
 豫让 (白) 是我。
 姜氏 (白) 啊, 是我丈夫的声音, 待我开门。
 (姜氏开门。)

姜氏 (白) 儿夫回来了?
 豫让 (白) 回来了。
 (豫让进门, 姜氏关门。)

姜氏 (白) 高余伯伯在此。
 豫让 (白) 哦, 高余兄在此!
 高余 (白) 豫贤弟, 愚兄这厢有礼了!
 (豫让还礼。)

豫让 (白) 高余兄请坐!
 高余 (白) 请!
 豫让 (白) 高余兄到此何事?
 高余 (白) 自从晋阳兵败之后, 贤弟下落不明, 是弟妇放心不下, 特叫愚兄前去访问消息。愚兄正要启程, 幸喜弟回得家来, 真乃天缘凑巧。
 (高余沉吟。)

高余 (白) 啊贤弟, 将来你作何打算呢?
 豫让 (白) 唉! 仁兄有所不知, 小弟自从晋阳兵败之后, 万念俱消。只是智伯待我恩厚, 未能答报, 常觉问心不过。今暂且隐归家中, 一来躲避风声, 二来遇得机会, 再替我主报仇。只是我主被赵贼斩首, 人头不知究在何处? 小弟本欲前去访问, 恐怕有人识破, 托仁兄访问明白, 速赏小弟一信, 小弟再作道理。
 高余 (白) 愚兄愿往, 贤弟静候消息便了。告辞!
 豫让 (白) 恕不远送了。
 (高余下。)

豫让 (白) 贤妻呀! 高余兄访问消息回来, 为夫前去主报仇雪恨, 家中之事, 有劳贤妻了!
 姜氏 (白) 官人说哪里话来? 凡事三思, 不可暴躁!
 豫让 (白) 妇道之家, 晓得什么!
 (豫让沉吟。)

豫让 (白) 且等高余兄回来, 再作道理。
 (高余上。)

高余 (白) 走哇!
 (唱) 适才打听机密事,
 急忙报与知己人。
 (高余进门。)

豫让 (白) 高余兄请坐! 打听消息如何?
 高余 (白) 现在智氏全家均已族灭, 那智伯头颅被赵无卹漆为溺器, 并无一人过问。
 豫让 (白) 哎呀, 气煞人也!
 (唱) 听他言来气在心,
 骂声无卹太不仁。
 若是不报此仇恨,
 枉为男子世上生。
 高余 (白) 贤弟为何这等发怒?
 豫让 (白) 方才听高兄之言, 那赵无卹竟将我主头做为溺器。似这等惨无人道, 我豫让若不替他报仇, 岂不枉为男子? 我不了此愿, 今生定不回家来了!
 高余 (白) 贤弟此言差矣! 智伯虽然待你甚厚, 只是你平日报他也非比寻常。况且事要三思, 免劳后悔, 贤弟你要从长计议!
 豫让 (白) 仁兄不必拦阻, 小弟就此去也!
 (豫让走, 高余拉, 豫让甩高余倒, 豫让下, 姜氏哭。)

姜氏 (哭) 喂呀!
 (西皮摇板) 我夫为人志量高,
 赤胆侠心美名标。
 秉性难移君子志,

利刃锋霜血染袍。

(姜氏、豫让同下。)

【第十四场】

(四工人执木板、竹帚、铁锹、扁担同上。)

家院 (内白)

啊哈!

(家院上。)

家院 (念)

为人莫当奴隶，终朝每日操劳。挨打受气罪难逃，哪敢多首烦恼!

(白)

我说伙计们!

四工人 (同白)

啊!

家院 (白)

今天我们相爷要打扫府第，你们要是打扫干净啦，相爷见喜，多赏你们几钱银子，等完了工咱们一吃一喝，可是个乐子。你们可别不知好歹，没紧没慢地磨洋工!快走快走!

(众人同下。)

【第十五场】

(豫让上。)

豫让 (白)

我、豫……

(豫让四顾。)

豫让 (白)

豫让。在家中听高余兄报信，言道赵贼将我主头颅漆为溺器，是我气愤填胸，出得家来，欲替我主报仇雪恨。今闻人言，赵贼雇了许多工人打扫府第，我便改扮了这工人模样，混入他的府中。今日私入那贼厕所，将我主头颅盗出，藏于水桶之中。趁此四下无人，逃回家中祭奠一番，我就是这个主意。正是：

(念)

一片丹心在，千载白日寒!

(豫让下。)

【第十六场】

(姜氏上。)

姜氏 (唱)

望眼欲穿秋水碧，
蛾眉频颦远山青。

(白)

奴家、姜氏。那日我夫豫让闻得高伯伯报道，智主公被赵贼擒拿斩首之后，将人头漆为溺器。我夫闻言大怒，欲替主公报仇雪恨，奴与高伯伯劝他不听，一气出得门去，至今数日之久迄未归来。是我心中挂念，一病恹恹，秋夜孤灯，唉，闷杀人也!

(西皮原板)

我的夫性刚烈不听人劝，
此一去为智伯雪仇报冤。
因此上好叫我愁肠百转，
秋夜晚对孤灯一病恹恹。
走哇!

豫让 (内白)

(豫让上。)

豫让 (唱)

手提人头往家奔，
见了夫人说分明。

(豫让低声扣门。)

豫让 (白)

贤妻，开门来!

姜氏 (白)

外面叩门是我夫的声音，待我开门。

(姜氏开门。)

姜氏 (白)

官人，夜静更深回得家来，可曾用过晚饭?

豫让 (白)

饭倒不消用得。

(豫让指包袱。)

豫让 (白)

这就是主公的人头。

(姜氏惊视。)

豫让 (白) 为夫正在寻找无着，闻听赵贼雇用工人打扫府第，是我假扮工人模样，混进府中，将这人头盗了出来，待我到后面用水洗涤干净，齐整衣冠，娘子摆下灵堂，预备酒脯。我要祭奠一回。

姜氏 (白) 遵命。

(豫让下。姜氏设灵堂。)

姜氏 (白) 有请官人!

(豫让甩发捧人头上，人头放在桌上，豫让焚香叩拜，姜氏随叩。)

豫让 (白) 元帅! 主公! 哎，元帅呀!

(西皮导板) 见人头不由人心如刀搅，

(反西皮二六板) 点点珠泪往下抛。

想当初将我收降了，
朝解衣暮推食赛过同胞。
此一番围晋阳兴兵灭赵，
误中了韩魏贼诡计笼牢。
见形迹进忠言你付之一笑，
只落得半夜三更、单人独骑、战败成擒一命赴阴曹、受尽了腥臊。
哭主公直哭得血泪双掉，
(哭头) 主公啊!

(西皮散板) 拼性命报仇冤答谢恩高。

姜氏 (白) 官人不必过于悲痛，将主公人头安置要紧。

豫让 (白) 言之有理。趁此天色未明，我不免将人头择一洁净所在掩埋，访求尸身再与他合葬，就此去也!

(姜氏开门。豫让出，下。)

姜氏 (哭) 喂呀!

(唱) 儿夫怀抱人头往，
不由奴家泪两行。

(哭) 喂呀!

(姜氏关门，下。)

【第十七场】

(赵无卹上。)

赵无卹 (西皮散板) 自从那晋阳城一战胜了，
到如今思想起常挂心梢。

(院子上。)

院子 (白) 启禀相爷：人头溺器，忽然不见。

赵无卹 (白) 啊! 我想这府第森严，焉有闲人混入? 其中必有缘故。
校尉的!

四校尉 (内同白) 有。

(四校尉同上。)

四校尉 (同白) 参见相爷!

赵无卹 (白) 你们昼夜防守，加意小心。

四校尉 (同白) 啊!

赵无卹 (白) 家院，昨日我叫人打扫府第，预备大宴宾客，今日可曾齐备?

院子 (白) 俱已齐备。

赵无卹 (白) 如此带路，待老夫一观。

院子 (白) 遵命!

(赵无卹、四校尉、院子同走圆场。赵无卹周围四看。)

赵无卹 (西皮散板) 这园林一处处都已修好，
待等得会宾朋快乐逍遥。
(白) 一时腹中觉得胀痛。
家院退后!

院子 (白) 是。
 (四校尉同退站一旁。)
 赵无卹 (白) 待我入厕方便方便。
 (赵无卹前进忽止。)
 赵无卹 (白) 啊! 为何我心中有些惊跳? 昨日那人头溺器, 忽然不见, 难道这厕所内还有什么歹人不成?
 左右!
 四校尉 (同白) 有。
 赵无卹 (白) 与我搜来!
 四校尉 (同白) 啊。
 (四校尉同下, 押豫让同上。)
 校尉甲 (白) 厕内搜出工人一名, 身怀匕首, 相爷请看!
 (校尉甲呈匕首。)
 赵无卹 (白) 啊! 你是豫让么? 身带匕首, 可是要行刺于我?
 豫让 (白) 是你族灭智氏满门, 辱及智伯, 将人头漆为溺器, 我感智伯知遇之恩, 特来为他报仇雪恨。
 四校尉 (同白) 相爷, 还不将此人推出斩了?
 赵无卹 (白) 你们哪里知道。想智伯后嗣无人, 这豫让竟肯替他报仇, 真乃义士也! 杀义士非我所愿, 将他送回家中, 说明此事, 叫他妻子劝解于他。
 四校尉 (同白) 遵命。
 (四校尉同强拥豫让欲下。)
 赵无卹 (白) 带回来!
 豫让 (白) 你推来推去, 是何用意?
 赵无卹 (白) 我且问你, 此番放你回家, 可能释去前仇否?
 豫让 (白) 这个! 放我走是私情, 报仇是公义。既承厚爱, 不敢相欺!
 院子 (白) 启相爷: 此人还是杀了的好!
 赵无卹 (白) 既已许之, 岂肯失信? 豫让你去吧!
 豫让 (白) 多谢了!
 (四校尉同推豫让下。)
 赵无卹 (白) 来!
 院子 (白) 有。
 赵无卹 (白) 传知府内一切人等, 收拾行李, 日内回转晋阳, 免生他变。
 院子 (白) 是。
 (院子下。)
 赵无卹 (白) 豫让真义士也!
 (赵无卹下。)

【第十八场】

(姜氏上。)
 姜氏 (唱) 我夫至今未回转,
 倒叫妾身挂心间!
 (四校尉押豫让同上, 院子随上。)
 院子 (白) 到啦到啦。叫门吧。
 开门来!
 姜氏 (白) 何人叩门?
 院子 (白) 快开开吧!
 (姜氏开门, 四校尉、院子拥豫让同进门, 姜氏惊。)
 姜氏 (白) 这是为何?
 院子 (白) 你是豫大娘子吗? 因你丈夫去刺我们相爷去啦, 被相爷拿住, 不但没杀他, 反倒叫我们把他送回来啦。你劝劝他别再去啦, 再去可就便宜啦!
 姜氏 (白) 多谢了! 请坐, 待茶。
 院子 (白) 不用啦, 我们走啦。

姜氏 (白) 不远送了。
 (院子、四校尉同下。姜氏关门，豫让以拳击桌。)

豫让 (白) 咳！我此次未得成功，真乃天意。不免另思他计，雪我心头之恨便了！

姜氏 (白) 官人，我想你此次身冒万死，替智伯报仇，事虽未成，也可对主公于地下了。那赵相爷将你生擒，不加杀害，反而遣人送你回家，这样之人，刺之不义。况且与智氏为仇的，只是一个赵氏，与那韩、魏两家无干。以官人这等人材，若是投到韩、魏两家，何愁功名富贵，官人你何必如此呢？

豫让 (白) 你这无耻贱人，只知贪图富贵！哪有许多闲话对你言讲？我去也！

姜氏 (白) 官人哪里去？

豫让 (白) 你问它作甚？

姜氏 (白) 官人，你此番前去，抛下为妻孤苦伶仃依靠何人？官人，你、你、你、你就如此走了么？

豫让 (白) 妻呀！你我结发半生，何等恩爱？只是替主报仇乃人生大义。抛去私情，我岂肯学那贪生怕死之人，只顾眼前的荣华，不怕万世的笑骂？娘子是读书明理之人，你不要拦阻与我哇！

(豫让哭。姜氏哭。)

姜氏 (白) 只是我舍不得官人哪！

豫让 (白) 娘子，人生世上，哪有百年不散的夫妻？我此次去到晋阳，若是主公有灵，手到功成，千好万好；若是事机不乘，我只有拼此性命，以报主公。家中之事，多劳娘子费心，你我夫妻今生令世只怕不能相见了！

(唱) 念主公他待我恩义非浅，
 受他人点水恩当报涌泉。
 此一去到晋阳称心如愿，
 那时节与娘子再作团圆。
 倘若是遭不幸来生再见，
 我的妻呀！

(哭头)

(唱) 既生离又死别说也心酸。

姜氏 (白) 呀！

(西皮流水板) 官人言语真可敬，
 奴家并非无义人。
 只为夫妻同运命，
 连宵血泪湿罗巾。
 但愿主公有灵应，
 报仇事毕早归程。
 倘若是苍天爷不怜忠正，
 我的夫哇！

(哭)

(唱) 奴家一死报夫君。

(白) 官人！

豫让 (白) 娘子！

(豫让出门，作身段，自下场门下。姜氏自上场门下。)

【第十九场】

(二工人、张孟谈同上。)

张孟谈 (念) 奉了主公命，桥上督工程。
 (白) 下官、张孟谈。奉了主公之命，挖开沟渠，修筑大桥，便利行人。就此前住督工。
 左右！

二工人 (同白) 有。

张孟谈 (白) 带路桥上去者！
 (西皮原板) 都只为那智伯用兵来困，
 开新渠引河水要灌晋城。
 今日里奉下了主公之命，

造大桥通来往便利行人。

(张孟谈、二工人同下。)

【第二十场】

(高余上。)

高余 (唱) 心中无事神不乱，
心中有事心不安。
只因豫让未回转，
思友时常挂心间。

(白) 我、高余。自那日与豫贤弟在他家相见之后，叙谈颇久。只因智伯被那赵无卹斩首，将人头漆为溺器，我那豫贤弟一气走出门去，是弟妇放心不下，叫我追寻于他。原来豫贤弟智谋深远，假扮工人模样，盗回智伯人头，此仇就可算报得。怎奈我那豫贤弟性情刚烈，因到赵府行刺不成，不肯甘心，又出得家去。弟妇终日啼哭，我看之不忍，所以到处寻访，但并无踪影。昨日得弟妇言道，在大街之上，见一花郎叫喊，面目全非，声音却像豫让。莫非他为报仇心切，自残肢体不成？我不免寻那花郎，看个明白便了！正是：

(念) 苦药能治膏肓病，良言难劝烈性人。

(高余下。)

【第二十一场】

(豫让上。)

豫让 (念) 席地幕天熬岁月，卧薪尝胆报仇冤。

(白) 我、豫让。是我家与妻子离别，拂衣出外，只望与主公报仇，谁知赵无卹他竟迂回晋阳去了。我想暗入晋阳，又恐有人识破于我，因此漆身为癞，截发为髡，终日沿街乞讨，幸喜无人识认。恰巧昨日出来，在大街上遇见我妻，虽见我面貌已非，但是听了声音，却跟寻了半日。因想若是去到晋阳，还是有些不便。闻听吞炭可以变声，我不免寻些木炭吞吃下去，倘能改换声音，我的大事可成也！

(豫让吞炭哑声。)

豫让 (白) 这声音果然变了，我且大喊几声，讨饭哪！讨饭哪！

(豫让走圆场。高余暗上，尾随豫让。)

高余 (白) 我看这花郎的相貌声音，虽不似豫贤弟，但是他行走举动断非乞时之人，我且冒叫一声，看他形色便知明白。
豫贤弟，愚兄在此！

(豫让回顾疾走。)

高余 (白) 贤弟我有计助你成功，你不要躲避。

(豫让站住。)

豫让 (白) 当真么？

高余 (白) 此处不是讲话之所，请到舍下一谈。

(高余拉豫让同走圆场，高余扣门，高余妻上，开门，高余、豫让同入门。高余向高余妻。)

高余 (白) 你且备些酒饭与我们充饥。
贤弟请坐！

(高余妻下，上，送酒菜，下。)

豫让 (白) 仁兄有何话讲？

高余 (白) 贤弟决意报仇，愚兄不加拦阻。但是这等毁形灭性，如何能近赵氏的身旁？不如径去投他，谢他不斩之恩，他见贤弟才能，定然重用。那时见机行事，岂不易如反掌？

豫让 (白) 多谢仁兄指教，我豫让感恩不尽。只是我既投赵氏，又要行刺于他，似此反复无常，岂是大丈夫所为？现在成败利钝非所预知，只好到了晋阳再看动静。但愿千载而后，为人臣而怀二心者，提到我豫让，能有些惭愧罢了。就此告辞，仁兄请上，受我一拜！

(豫让拜。豫让、高余同掩泪对拜。)

豫让 (唱) 未曾开言泪双淋，
仁兄之言戚在心。
身后全家烦照应，
来生犬马报你恩。

高余 (白) 贤弟呀！
(唱) 听他言来珠泪滚，
好似万箭乱攒心。
但愿来生做兄弟，
事如顺手早回程。

豫让 (白) 仁兄！

高余 (白) 贤弟！

(豫让出门、叹气、顿足、掩泪下。高余关门。)

高余 (白) 贤弟呀！

(高余下。)

【第二十二场】

(四游人同上。)

游人甲 (白) 请了！

三游人 (同白) 请了！

游人甲 (白) 赵相爷在新渠之上，造了一道大桥，现在工程告竣，相爷今日前去验工，我等且看热闹去。

三游人 (同白) 请！

(四游人同下。)

【第二十三场】

(豫让上。)

豫让 (白) 是我来到晋阳，幸喜无人识破。只是多日以来，未得其便，今日街上纷纷议论，说那赵氏去看新桥。我不免先避到桥下等候于他便了！

(四龙套、四上手、四校尉、院子、张孟谈引赵无卹同上。)

赵无卹 (念) 石桥长百丈，利济到千年。
(白) 此桥果然修得壮丽，待我过桥一看。

(四龙套、四上手、四校尉、院子、张孟谈、赵无卹同催马过桥，赵无卹打马，马叫。)

赵无卹 (白) 今日这牲畜为何不走？

张孟谈 (白) 臣闻良马不陷其主。这桥下恐有奸人！

赵无卹 (白) 左右，搜来！

四校尉、
院子 (同白) 啊！

(四校尉同搜。)

院子 (白) 桥下有一乞丐。

赵无卹 (白) 啊，桥工新成，焉有死尸在下！莫非豫让这厮又来行刺？
左右，与我拉了出来！

四校尉 (同白) 啊。

(二校尉同拉豫让出，赵无卹细看。)

赵无卹 (白) 我看此人，虽然黑瘦，仍是不脱豫让模样。我已赦他一遭，他个日又来害我。
左右，与我推去斩了！

二校尉 (同白) 啊！

(二校尉同拥豫让走。)

豫让 (白) 天哪，天！

院子 (白) 你莫非怕死不成？

豫让 (白) 某家生死，早已置之度外。只恨我死之后，无人报仇耳！

赵无卹 (白) 招回来!
(二校尉同押豫让回。)

赵无卹 (白) 豫让, 你先事范氏, 那智伯灭范氏的时节, 你不曾替范氏报仇, 忍耻偷生, 反事智伯。如今智伯死后, 你三番两次替他报仇, 是何道理?

豫让 (白) 自古道: 君臣以义合。智伯待我寒则解衣, 饿则推食, 以国士待我, 当然以国士报之。何足怪哉!

赵无卹 (白) 此人铁石心肠, 不可再留后患。宝剑在此, 你自刎了吧!
(赵无卹抽宝剑掷地。)

豫让 (白) 臣闻忠臣不忧身之死, 明主不掩人之义。上次你赦我, 已经感激非常; 今日断不再活。但是两计不成, 我心中恶气难消。你如宽宏大量, 望你将锦袍脱下, 容我击他三剑, 我虽死亦瞑目也!

赵无卹 (白) 也罢! 就依你所言。
(赵无卹脱袍, 校尉甲授袍与豫让, 豫让执剑大呼。)

豫让 (白) 元帅! 主公! 豫让替你报仇了!
(豫让三击袍, 赵无卹战抖。)

豫让 (白) 主公阴灵不远, 豫让来也!
(豫让自刎。)

赵无卹 (白) 此人尸首不可损坏, 好自掩埋。从此“国士桥”改为“豫让桥”。

四校尉 (同白) 啊!
(校尉甲呈锦袍, 赵无卹看。)

赵无卹 (白) 啊! 他剑砍之处, 为何都有血迹? 这! 这! 这!
(赵无卹倒。)

张孟谈 (白) 众校尉!

四校尉 (同白) 有。

张孟谈 (白) 主公已故, 将尸身搭下, 速报幼主知道便了!

四校尉 (同白) 啊!
(四龙套、四上手、四校尉、院子、张孟谈扶赵无卹同下。)

(完)